



# 那年，我打暑假工

□馬卫

1982年，我遇上了实实在在的困难。

那年，父亲腰摔伤了，哥哥的手指做工时折了，缺少了两个壮劳力，家里没人能挣到现钱。而我下学期要交40块钱。我读的师专，没有学费，但有书本费。

我必须去挣钱，必须去打暑假工。暑假工是后来的名词，那时连打工这个词都没有。因为，那时的农村，只有极少的乡镇企业，政策还不允许个体办企业，最多能有7个工人的小作坊。

我所在的四川省崇庆县（今崇州市）西山公社（后来更名为西山乡）有几家社队企业，煤厂、糖厂、砖厂、农具厂（不生产农具只维修农具）等，但都不需要暑假工。就在走投无路时，同学杨常军来找我玩。他说，要不和他一起去造纸厂，老板是他舅舅。

叫厂实在是抬举，准确地说，是家小作坊。生产的纸是草纸，黑水凶叫火媒纸，只能用于纸钱、包装和厕所。黑水凶是地名，是我童年玩耍的一个小水凼，水呈黑色，相传当年张献忠曾在里面丢过不少人头，从此水不再清亮。黑水凶成了我们大队的代名词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。

造纸火媒纸，原料就一样——竹子，嫩竹子、蔸包竹（即枯死的老竹子）、篾条的内层。把它们放在池中，兑上生石灰，泡。当这些竹料沤烂成为糊糊，再舀出来，经过多道过滤，然后在一张张竹篱笆上结成匀称的一层，晒干，就是火媒纸了。

我高中读的文科，知道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。他用树皮、麻头及旧布、渔网等原料，经过挫、捣、炒、烘等工艺制造的纸，是现代纸的渊源。但没想到造纸火媒纸这样简单，没啥技术含量。

造纸很苦。因为要从池中舀料，然后用清水冲刷，腿得泡着，一年四季都得穿高筒靴。还因为水中有石灰，又没有保护措施，手脚很容易受伤。杨常军就是干舀料的活。站着工作一天，从早上八点，到下午六点，实在不轻松。

我长得瘦，虽然有一米七二高，那时体重还不到一百斤，力气不足。杨常军的舅舅很同情我，只让我做两件事：一是收购竹料时记账，二是用自行车送货。

讲好的，每天给我八角工钱，中午在他家吃一顿饭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

我的第一份“暑假工”很顺利。收竹料时，把竹料挂在秤钩上称，也不难。账更好算，连算盘都不用，心算从不出错。蔸包竹5分钱一斤，死篾两分钱一斤，嫩竹子7分钱一斤。

杨常军的舅舅常夸奖我、责怪他：“一个班的，从小学到初中，你连人家的脚后跟都赶不上。”这话杨常军听着难堪，我听着更难堪。

送货也不难，毕竟纸捆轻，用“刀”来计数，100张纸为一“刀”。我送货时，常常把自行车骑得飞快，有点春风得意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一天，我骑车送货到怀远镇西衙门的一家点心铺子，途中经过乌木堰，那儿有个大坡，下坡时没有减速，和路旁钻出的一头牛撞在一起。我摔倒在地，膝盖搓伤，鲜血淌了出来，好疼。我倒在地，半天起不来。后来血凝固了，我一拐一拐地推着车送货。还好，这段路只有大半里。

交接清楚，我去医院包扎好伤口，医生说休息几天，可我哪敢休息呢？骑车回家明显不行，我在街上找到一个去西山公社九大队的老乡，我请他骑车，我坐后架。我大姐出嫁在九大队，到了后，大姐把我送回黑水凶老家。看到我的腿伤，一家人心中都很难过。

这事一直没跟杨常军的舅舅说，怕他不让我上班，一天损失八角钱呢。只是，需要用自行车送货时，我就悄悄让哥哥替我。

到开学时，我打了51天暑假工，应得工资40.8元。老板说，我干活认真，奖励9.2元，给了我50元。我的书本费有了，很感谢杨常军的舅舅。

我的第一份暑假工，不难，但想起来又辛酸。这个经历，培养了我热爱劳动的品质和坚强的韧性；还让我明白了，人只要敢于拼搏，就能解决困难，而不是被困难吓倒。

我的第一份暑假工，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，从此我的人生中，再没有“困难”二字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搬苞谷

□譚鑫

幼年时，每到暑假，家里总绕不开两场收割——收割玉米和稻谷。对我家乡的大多数农人而言，这两件大事，更是一年中唯二的盼望，它们不只关乎本年的收成，更牵引着明年的耕种计划。

在那炎热而漫长的假期里，夏天和秋天毫无边界，只要能体察到太阳晒人，我便统称为“夏天”。我和同龄人常常在流火一般的七月，顶着暴晒的光照，在大人们一声渐起的午后悄然出门，穿林爬树捉蝉摘果。我们在葱茏绿荫的掩映中，和花田虫鱼结伴对抗头顶的盛夏。

某天午后，倘若常聚的玩伴不告而别，那大抵他家便是提前迎来暑假的第一个农忙时节——收玉米。不消几日，其他小伙伴也都会相继参与到这场盛会中来，幽会一般的午后之约便自然解散。

玉米成熟时节，往往是久晒少雨的晴天。收玉米，用家乡话说叫“搬苞谷”，这个灵性的“搬”字巧妙地总结了整个运作过程：一是将玉米棒子从玉米秆上一个个地“搬”下来；再把土地里的玉米一袋袋地“搬”回家，最后使玉米粒在玉米棒这个天然容器中一粒粒“搬”出去。

“搬苞谷”那天，父亲和母亲通常出门很早，他们都没有赖睡的习惯，往往是鸡鸣不过三声，便一人背起竹筐，一人扛着扁担，向着村中的自留地进发，乡间小路上草丛深邃，顺便也做了露珠的清扫者，先于晨曦抵达之前，在半梦半醒的村子里“搬”得头筹。

等我醒来，家中不见大人，而屋前腾扫干净的院坝上已斜躺了几座矮矮的玉米堆，自然明白了父母的去处。于是舀来水、烧起火，往窗外望，村中别家的屋顶上也稀稀落落地冒起了炊烟，小伙伴的去向便也了然。日上三竿后，我已做好一锅稀饭，配上两道应季的简单小菜，赶往田地里唤回家人，顺便帮忙“搬”回剩余的玉米或者农具，在被金黄色玉米层层包围的院坝中，匆匆地“过个早”。

等到下午，挂着残余露水的玉米已被盛夏的体温烘干，一旦走近，便有浓浓的谷物气息灌入鼻腔，好闻中带着一丝亲近。颗颗硬实的玉米籽，在阳光的照拂下黄得耀眼，烘托出一股收获的气氛。午后，一家人便在堂屋的阴凉中，放倒一根板凳，在上面两只“脚”上分别套一只鞋底纹路较深的解放鞋，由远及近来回摩擦，给玉米“搬家”，完成脱粒工作。

“搬苞谷”的过程，以我如今的视角看来，竟巧合地对应着人生的运行轨迹：第一个“搬”像人自母体中分娩；第二个“搬”似生命在人世中游离；第三个“搬”如个体从人格里独立。

每每想到此处，便觉得世间万物多有互为镜像的妙趣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连接成环的童年事

□施崇伟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刚上小学，迷上了连环画。

连环画，我们叫“花花书”。画上的“小人”，看画的也是“小人”，因此也称“小人书”。

我刚念书时，成绩很好。父亲为了激励我，期末考试前“悬赏”：考到了全公社第一名，有奖品。奔着父亲的奖品，我学习更加努力，最后当真拿回了“第一名”的奖状。然后，我就等着父亲的奖品出场了。

父亲还没回家，我心中开始对奖品猜想起来：水果？肉包子？炒瓜子？我心心念念的白网鞋？

夜深了，往常我早已进入梦乡。但为了等父亲回来，准确地讲，为了及早看到奖品，我硬是驱散了瞌睡虫，把眼睛睁得又大又圆。

我的猜想都没有中。父亲给我的奖品是一本连环画——《海岛哨兵》。两个身穿军装的战士端着钢枪，在海边站岗。那时，我识字不多，连环画上的故事也看不太懂，只记得每一页都是那个年代孩子们最喜欢的抓特务、打敌人的情节。我连夜把连环画翻看了好多遍，就连睡着了，都还把它捂在被子下。

“竟然还有如此有趣的书！”从此，我对连环画着了迷。在我读四年级时，书店有了连环画《三国演义》，一本一个故事，一共四十多本。这可把我乐坏了，也馋坏了。我没有那么多全公社第一名的奖品，母亲的钱是要计划着买种子和口粮的。没有钱，我眼巴巴地守在书店的柜台前，眼睛盯着玻璃柜，很想钻进刘关张的结义故事里。

为了收齐这套连环画，我下足了功夫。天亮起来割牛草，母亲按每斤五分钱收购；上学路上捡拾破铜烂铁，可以到废品店换回几个零钱；放学不回家，帮同学写作业，赚几分小钱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就这样，《三国演义》以及后来的《岳飞传》《水浒传》，我一本都没落下。

一大柜子“花花书”一直陪伴着我。直到我成家了，屋子要装老婆孩子了，我才慢慢放弃了它们。

我着迷于连环画，一直到中学毕业，它霸占了我的时间、我的空间。为了得到它，小小年纪就被逼着干了很多苦活、脏活。最可恨的是，它惯得我一辈子一事无成，到老了也只好天天捧着书过寒碜的日子，并且还执迷不悟着连环画里学来的李白的痴狂、苏东坡的“不合时宜”。

如今，偶然会在旅游区、书店看到连环画。每每相遇，我都会翻看一阵子。它不再是流行读物，却能引发我潮动的怀旧之情。《庄子·天下》说：“今日适越而昔来，连环可解。”连续不断、连绵交织，就像它陪伴我走过的长长历史，那些童年往事，像连接成串的玉环，又失而复得般重回眼前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）



能懂的诗

### 烙一枚诗

——我与龚滩的美丽邂逅

□樊伯肖

微雨斜行  
梦影已剪辑至眸前  
清风牵来一匹红晕  
间或有  
茉莉袭入心底的暗香

静默地  
你撑着油纸伞  
款款而来，而去  
近了，远了

这光滑圆润的石板路  
幽幽地唱尽了岁月的轮回  
那深深浅浅的脚印  
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

古朴的气息钻进心间  
变幻的特色建筑  
勾勒出多棱的梦想  
捧一把星辰  
铺就了一地的金黄

不由分说地  
把韶光烙成一枚诗  
用墨香四溢去灌溉  
用青山绿水来装饰  
如果可以的话  
还可以加鸟语花香  
和前世今生  
亦可加阳光雨露  
和荆棘泥泞  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酉阳第三中学校）

### 夏夜的秋千

□李黄英

这个夜晚很安静  
没有风路过的脚步声  
只有炎热将我们紧紧包裹  
母亲灿烂的笑容  
像一个明晃晃的火把  
将花朵的脸庞照亮

时间这尾鱼  
游回童年的某一个夏夜  
许多往事，跟随秋千一起  
在我的眼前晃动

如今，秋千上的人  
换成了母亲  
多希望，用力一推  
将母亲推回  
那些年轻而芬芳的岁月  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荣昌特殊教育学校）

